

書

施曲直○著
哈○主編

Yan Yizhong Yanlie Jiao

gandong

感 动

有一种眼泪叫

在朴素的物质世界中寻求精神家园。这不只是学者的追求、作家的追求，平民乃至学子也应如是。

采撷最精彩的文字给最美的{您}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施曲
晗○著
主编

Yon Zhikong Ganzhi Jiao
gandong

有一种眼泪叫感动

在朴素的物质世界中寻求精神家园。这不只是学者的追求、作家的追求，平民乃至学子也应如是。

采撷最精彩的文字给最美的{您}

感 动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有一种眼泪叫感动/曲直著. —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
出版社,2009.12
(经典成功智慧文丛/施晗主编)
ISBN 978 - 7 - 204 - 10261 - 7
I. 有… II. 曲… III. 人生哲学—通俗读物
IV. B821 - 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217235 号

经典成功智慧文丛

主 编 施 晗
责任编辑 哈 森
封面设计 宋双成
出版发行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新华大街祥泰大厦
网 址 <http://www.nmgrmcbs.com>
印 刷 北京市通州富达印刷厂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360
字 数 3200 千
版 次 2009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 - 10000 套
书 号 ISBN 978 - 7 - 204 - 10261 - 7/G · 3059
定 价 715.20 元(全 24 册)

图书营销部联系电话:4972001 4972092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我社联系。联系电话:(0471) 4971562 4971659

序

文/苑秀琴

初次结识申保箱,是在培黎学院教学楼值班室里。我去办点事,恰有一位与我相识的老师在那里,便当了“红娘”:“这是教大学语文的苑教授;这是小申,特别爱写作。”在这以后交往的五年里,我逐渐读懂了他的“特别”。

申师傅是个农民工,他有沉重的家庭负担,谋生是他生活的第一“要义”;他做着琐碎的教学服务工作,整日处于工作状态,但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他有特别的爱好——写作。六年来,他坚持不懈,已写出近三十万字的文章,每周都有新作,今日能采撷精英,结集出版,实属不易,也是水到渠成。

申师傅特别勤奋,特别善于思考,他没有条件接受高等教育,经济上也不宽裕,但他能找到的书都一页一页认真地读,遇到事情就一点一点仔细地琢磨。然后就一笔一笔地写出来,今天是一个字一个字地敲出来。生活中零碎的思想火花,人们习焉不察的问题,他都抓住不放,变“闲”为“宝”。不但自己得到提高,也使读者受到启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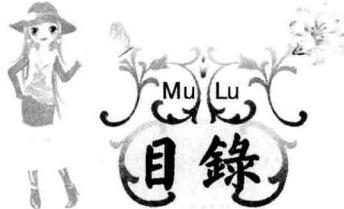
文集中《哭悼流亡的燕子》情感高尚,构思巧妙,文字流畅,以哭悼亡燕,敬奠燕冢抒发自己对生态环境日趋恶化的忧虑之情。《菘花》里写的是把吃剩下的白菜疙瘩泡在水里,时间不长就会开放出灿灿的黄花,若加点肥水,给点暖气呢,险些一命呜呼。借菘花赞美耐贫寒甘淡泊喜清素的品格,文字优美,富有哲理。《雅荷出名泉》、《游晋祠》等是行万里路,览名山名城的感悟;《红楼字边释

天机》、《魏征跪母》则是读万卷书的思考，耐人寻味，有三日绕梁之感。

申师傅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做着普普通通的事情，像一滴水那样无色无香，但这一滴水深含着世间情愫，折射出了精彩的世界。

申师傅来京十载，但他仍是特别质朴，外表是这样，内心也如此。文如其人，篇篇都饱含着浓浓的乡情，流淌着对家乡的亲人，家乡的一草一木的赞美和热爱，真挚感人。《秋味》中，家乡的野果“黑天茄”分外香甜；《过年》则道出了农民工生活的艰辛；《碧血黑漆绘丹青》、《雁翼老乡》则因为家乡走出这样声名卓著的画家、诗人而自豪。

他是农民，他是工人，他是思想者，他是写作者，他的作品还有些粗糙，布局谋篇稍显杂乱，有些篇章立意牵强，但他代表了新的生活态度和境界，他体现了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风貌和生存质量。我常给同学们讲申师傅的故事，激励莘莘学子；更多的是鞭策自己。人生在世要不断充实自己的生活，提高人生品位。培养健康情趣，在朴素的物质世界中寻求精神家园。这不只是学者的追求，平民百姓也应如是。读读申师傅的散文便有领悟。



- 序 (1)



第一辑 敞开心灵的幽窗

1

- 哭悼流亡的燕子 (3)
□ 旗帜上的微笑 (6)
□ 问河哪得清如许 (10)
□ 文缘情结文坛星宿 (12)
□ 我的大学老师 (16)
□ 雁翼老乡 (20)
□ 林非与他书房的油画 (22)
□ 回眸一波醉东风 (24)
□ 碧血黑漆绘丹青 (26)
□ 从词作家冰洁的诗词谈当代诗歌 (30)
□ “众人皆醉我独醒” (32)
□ 汪易扬的狂草人生 (35)
□ 长城脚下送徐老 (38)

□ 爷 爷	(41)
□ 过 年	(44)



第二辑 花隐薄雾

□ 试论文学艺术的阴阳之美	(49)
□ 花心物语	(51)
□ 郊野漫步·雨中行	(54)
□ 香山母子竹记	(57)
□ 菲 花	(59)
□ 异色月季花更香	(62)
□ 松竹依旧	(64)
□ 再探赵四小姐	(67)
□ 西山小记	(70)
□ 哭笑无泪	(73)
□ 鹳 巢	(79)
□ 回首蜗牛灯火阑珊处	(81)
□ 水清花明四月天	(85)



第三辑 山水有灵

□ 观云冈走北岳游五台山	(91)
□ 泰山游记	(97)
□ 西安游记	(100)
□ 雅荷出名泉	(109)
□ 景山依旧	(111)
□ 游晋祠	(113)
□ 地坛庙会话沧桑	(116)



第四辑 梦里少年

- 童梦如歌 (121)
- 童言无忌 (124)
- 庙会 (126)
- 紫罗兰 (129)
- 秋味 (131)
- 烟花三月 (134)
- 幽香 (137)



第五辑 人生感悟

- 骆蝉传 (141)
- 红楼字边释天机 (143)
- 兔起鹘落 (145)
- 庄周梦蝶·悟人生 (149)



第六辑 百味人生

- 釜鱼 (153)
- 一起趟过火海的哥们 (157)
- 渴望 (161)
- 父亲与《奇门遁甲》 (163)
- 二哥 (165)
- 柳韵 (168)
- 看破红尘的女子 (17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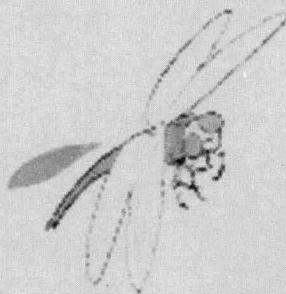
有
一
物
眼
泪
叫
感
动

□ 叔嫂不了情	(176)
□ 蒹葭苍苍	(180)
□ 花开几何	(185)
□ 盗热线	(187)
□ 二 婶	(189)
□ 李 九	(19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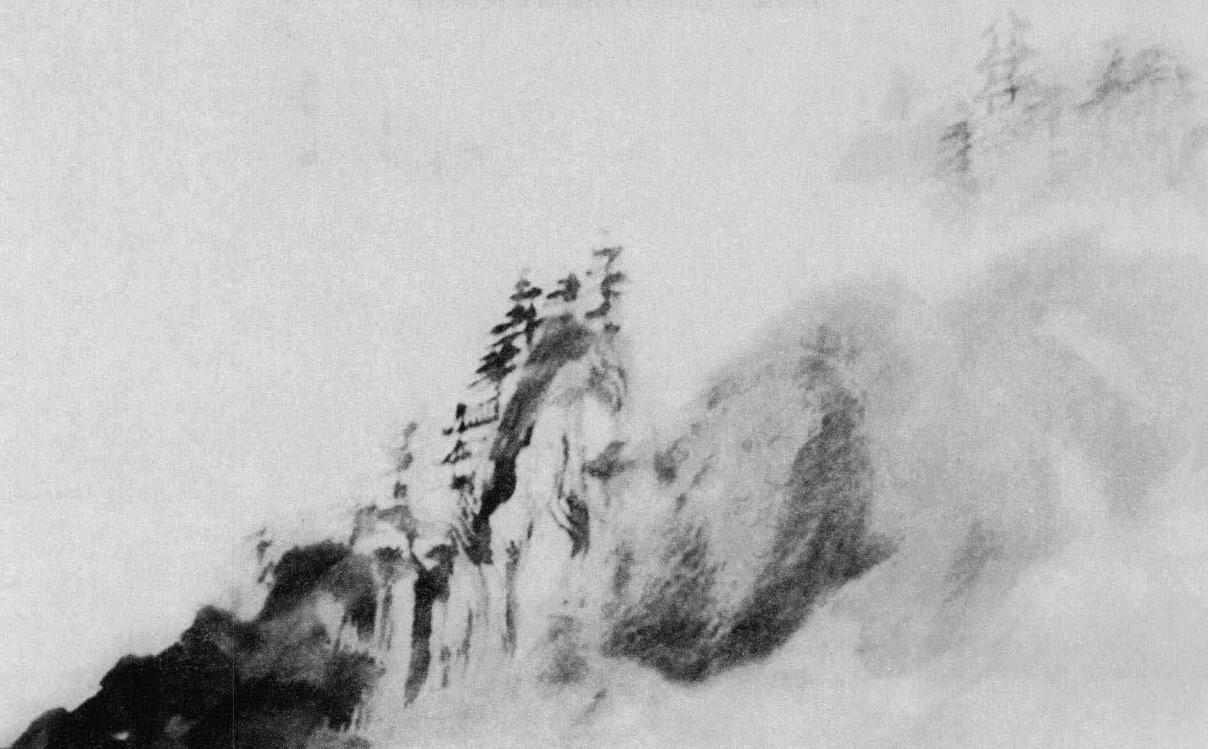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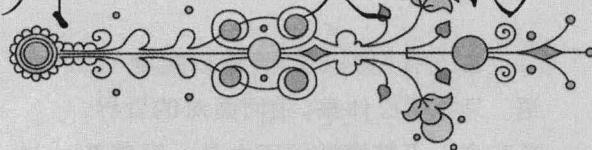
第七辑 梦里故乡

□ 玻璃翠	(195)
□ 故 乡	(197)
□ 千古陶山	(201)
□ 花絮飘零	(204)
□ 古城风情	(211)
□ 我爱慕的第一个女人	(214)
□ 伯父的家道	(217)
□ 共 振	(221)
□ 隆中卧龙·少诸葛	(224)
□ 魏征跪母	(228)
□ 后 记	(231)



第一辑

敞开心灵的幽窗



古人有“仰以观天，俯以察地”之语。只要留心体察，我们面对的世界，总有令人不禁潸然泪下之处。泪落乃是天簌之音，是万物感动心灵的回声！

哭悼流亡的燕子

二零零七年八月六日下午三时许，天气突然变得一片昏暗，西风骤起，电闪雷鸣。看来，天气不妙。我急忙上楼关窗，当我爬上四层楼，从窗口向西一看，大片柳林群鸟惊飞，棵棵枝叶婆娑的杨柳树，舞狮一般极度摇摆。倏忽间，无际柳林由远而近弥漫着一派白蒙蒙的雾气，同时伴有刷刷刷低沉的闷响，犹如海啸一般，铺天盖地而来，令人心底不由一阵战栗。看到这种情景，不敢有丝毫怠慢，急忙关闭窗户，又向五楼爬去。这时“轰隆”一声巨雷似在楼头炸响，顷刻听到玻璃窗上噼里啪啦砰砰乱响。再看柳林一片迷雾，如千军万马荡起的烟尘，此刻低沉的刷刷声变成了响亮的哗哗声。空中似有万千利箭追逐着两个弹丸一样的黑点迎面飞来，我急忙一闪身，“嗖”地一下，一个黑点擦肩而过，窗户的玻璃上同时听到“砰”的一声撞击。

我定睛一看，是一只燕子撞上玻璃，掉在窗台上，翅膀扑打了两下便不动了。我伸手抓住湿淋淋的燕子，窗外一阵狂风卷起水雾排空巨浪一般破窗而入。“哧溜”一下，站在窗口的我，被气浪推去两米多远。我避开风口，急忙把窗户关上，把瘦弱的燕子放在楼梯上，多么希望他能慢慢醒来。

此刻，文学社第二任社长周欣从楼道的另一头走上来，见楼道里四处乱撞的燕子，问我怎么办？我说不用管他，等外面雨停了，打开窗户，他自然就会飞去。周欣拿了稿子匆匆离去。那燕子在楼梯上淌下一片雨水，显得是那样弱小而凄凉。我把他托在掌上，用洁白的纸巾给他擦干身上的羽毛，捧在手里，一步一步走下楼梯。

我似乎看到他昔日比翼双飞、点水剪柳的矫健身影。他一下激活了我孩提时与燕子有关的诸多情结和记忆。曾记得，十几岁时，我同几个小伙伴抬了梯子，在自家屋梁上掏燕子，用鸟笼提着，带领一帮孩子在村边的草丛里捉蚂蚱。

每当喂小燕子的时候，都先吹一声口哨，几天后，只要一吹口哨，小燕子就“喳喳”地张大鹅黄的大嘴等待喂食。后来就把小燕子从鸟笼里拿出来放得远一点，一边晃动着手里的蚂蚱，一边吹口哨。小燕子听了，“喳喳”地张大鹅黄嫩口，扇动着只有几根羽毛的翅膀，兴高采烈地跳过来，一口把我手里的蚂蚱吞下肚里。

后来，小燕子终于长大了，无论去哪里，我在地上走，他在天上飞，只要我口哨一响，他马上就会飞落到我的手上，当然，每次都要喂他一只小蚂蚱，并且不大会儿就要吹一声口哨。有时回家晚了，他就落在我的肩头，同我一起回家。

直到秋天收割谷子的时候，成群的燕子都已南飞。有一天，无论怎样吹口哨也不见燕子回来。一连几天，我都奔跑在村边燕子失踪的草地上，哪里有燕子就向哪里跑，一边吹口哨，一边掉眼泪，直到一只燕子也看不见了，仍默默仰望天空，怅然若失。

第二年，当“春上溪头荠菜花”的时候，我坐在庭院里遥望南天，忽而见两只燕子啾啾地鸣叫着匆促掠过。他又勾起我莫名的惆怅心绪。忽然，耳边一缕清风飘过，似是一片树叶飘落肩头，“啾——”的一声鸣叫，啊！是燕子。我把他捧在手里，仔细地端详着，啊——这不是我日思夜想的那只燕子吗？太突然了，太高兴了。不由得，泪水模糊了我的眼睛，荡涤了我心底的惆怅。可他只叫了半声，躺在我的掌心里，睁着眼睛，脉脉地望着我，胸脯急促地起伏着，只见他气力越来越小，不料他却死了。没想到，我刚刚吹散了的惆怅的心，又蒙上了一层沉甸甸的悲伤，永远沉入我童年的心底。我原本流淌的热泪倏忽间变成了无声的呜吟。

八十年代末，农村生活有了好转，我也早就进了工厂。有一年夏天回家后，听说母亲屋里也安装了电扇，便急忙过去看望。进屋，见母亲正举着棍子把燕窝戳落地，两只燕子惊叫着在屋里乱飞。我急忙拦住母亲说：“娘，这燕子是益鸟啊！”母亲极其心疼地说：“不叫他住了，前几天就被电扇打死一只燕子，这电扇一转，他吓得在屋里乱飞，飞着飞着就被电扇打死了，怪心疼的。前几天，我就轰走了两只燕子，今天又来了，我把窝戳了，他就不再来了。”听了母亲的述说，我望着掉在地上的燕窝也只有无奈。

再后来，农村的木架房逐渐被楼板房所取代，且都安装了电扇，燕子祖祖辈辈居住在梁上的家没有了，从此，燕子的家族变成了流浪者。有时见他们客居

在楼板房的宽檐下。由于楼板房墙壁光滑，且没有支撑物，常常看到有些燕窝掉落下来，把小燕子摔得粉身碎骨。每见此状都使我的心里暗自作痛。我曾给几家报社写过几篇文章，呼吁社会关爱燕子，希望高明的建筑师在设计楼房的时候，在大檐下再留出四寸小檐，还燕子几寸不至灭绝的栖息之地。可结果，都杳无音信。

我想着这些，捧着这只瘦小无援，已经死了的燕子，一步一步走下楼梯。他在我手里显得是那样黑小而孤单。我又想起那只死里逃生的燕子，此刻他还在楼道里惊飞，也许，他还知道自己的伴侣已经遇难。也许，他想飞出去寻找他的伴侣。也许他听到玻璃上的一声撞击，就料知不妙。正为失去双入对的伴侣而痛心。不知他在寂寞中将怎样苦度余生。

我捧着这只黑瘦憔悴已经死去的燕子，在已变得淅淅沥沥的雨声里，一步一步从楼梯走到楼前的花坛旁，在花坛上挖了一个坑，随手摘下几朵月季花，用手一捻，把一部分花瓣撒在坑底，把小巧而黑亮的燕子放在坑里，将其余花瓣都洒在他的身上，然后封了一个小土包。掩埋后，我望着花坛心里说：这里应该叫“燕冢”了。

此刻，我似乎看到天空中有无数燕子，如花瓣一般被风雨摧落。似乎看到失去卫士的庄稼，在尽是害虫的蹂躏下哭咽。

此刻，不知怎的，我的脑海里骤然又浮出黛玉葬花的情景——“侬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侬知是谁。”是啊，细想来，世人忽略了燕子的生命，而使他们死无葬身之地。芸芸众生，不都在寻找自己赖以生存的家园吗！燕子是保护人类生命的一道屏障，燕子没有了，我们的家园何在？我们人类的生命岂不岌岌可危吗？

旗帜上的微笑

——缅怀恩师雁翼

我与雁老是同乡，两村相距数十里，都在卫河西岸。粼粼碧水相连，依依绿柳相牵。我在上游，他在下游。同饮卫河水，河里划过船。水底摸过鱼，水边采过莲。这里是一片神奇的地方，曾是馆陶公主的封地。

在这里能听到东平湖的鸟声，能感触山城雪的洁白，能看到剪柳嬉水的紫燕，能看到黄河少年的身影！我的一生深受雁老文学作品的影响。

在七十年代，地瓜当粮，雁老的诗文当菜，他编剧的电影当肉，就这样，快乐地度过了我的中学时代。循着他的足迹，不知天高地厚地求索于文学天地。踏着他走过的路，越走越有力，越走精神越抖擞！

二零零五年十二月末，我在第十二期《上海诗报》上看到雁老的一组诗：《人老了·总爱回望》。之后，通过《上海诗报》与雁老取得了联系，我给雁老寄去的第一封信，为引起雁老的注意，在信封的一角写有“老乡”字样。很快接到雁老的回信。从此，便不断有电话和书信来往。

在零六年的七月，我和施晗、路亮、鲁蒂、陈言锦等部分文学社骨干，经过近一年的努力，向全国院校征稿编辑的《当代校园文学选》终于面世了。我们首先给雁老寄去一册，并附有我和施晗寄予雁老的书信。

雁老在零六年八月十日的回信中说：

保箱老乡，你和施晗寄来的书信收到了，请转告施晗，不要称我老师，这不实际，文学写作是无师可师的。再高明的大学也教不成作家的灵魂，作家的大学在社会。

你们敢于献身的文学最苦之业，也是中国文化——民族灵魂——而且从一开始就抓住了文学之骨架——汉文是汉语言文字组建的生命。因此，那“敢”字就

有基础了。这也是联想起赵家璧老先生的原由……许多话，北京再说，祝你们二位成功！

另附一页印有“雁翼”篆刻印章及签名的给施晗的题字：文海乱云争渡，岱松笑迎日升。下面是一行小字：施晗主编《当代校园文学选》，欣喜中想起赵家璧老先生。赵老也如施晗年龄，成就了第一部《新文学大系》。代有新人，中国文学一幸。

零六年八月下旬，雁老赴蒙古国世界诗人大会之前，暂时住榻在北京红墙饭店。八月二十七日下午，几经周折，在红墙饭店二楼，我叩开了雁老下榻的2225房间。雁老人不高，浓眉方脸，精神矍铄，一头浅灰色的银发梳向耳后，穿一件深紫色上衣。凭你怎么也猜不出雁老已是八十岁高龄的老人。雁老很热情地把我邀进客房，急忙倒水，我争着自己倒，他怎么也不肯，然后拿出一盒烟递我一支，我摆摆手说：“雁老，我不会。”他不太专业地点着一支烟说：“不吃烟好！不良习惯，一旦染上就不好戒除。”他时而吸一口，又立刻把烟雾吐出。然后，开始了我们一个下午的畅谈。

雁老有些沙哑的声音，地道的家乡话，语速不快，听起来非常入耳，多富哲理，寓意深刻。那天，他的精神状态很好，我们谈了一个下午，却不见他有些许倦意。我们一直谈到夕阳西下，霞染西窗。临别，我和雁老在一楼留影后，又把我送出饭店大门。我与雁老虽是初见，心里似觉相知已久。

别后，我以《雁翼老乡》为题，写了一篇访问记；还有《当代校园文学选》座谈会的报道照片及李肇星部长为雁老赴蒙古国世界诗人大会相送行的照片，同时刊登在十月三十日的《作家报》上。雁老在零六年十一月六日给我寄来的信说：

保箱老乡：

在医院观察了一些日子，医生仁慈，准我回家了，整理病期间一些事和情思。《作家报》十月三十日版上，看到你的文章和你们辛苦耕耘的“校园文学选”的座谈会报导，心情十分愉快。祝你、施晗的成功。由此我想起你前几天电话中的心思——你激动于（我）《家乡的三行诗》，想写一篇评论，建议你放一放。我正整理近十年的诗作，计划选出比较满意的汇成一册，送你、施晗，看一看，请你们写序——为什么总是老年人给年青人写序呢？这不合理，应当破一破，因为作品总是年轻人阅读，应由他们说东道西……

握手！

看了雁老的信，我有些拿不定主意，不知怎样才好？雁老似乎看透了我的心思，不几天就给我们寄来了诗稿和两本诗集，雁老在附信中说：他三周时间，重走了七十——八十岁之路。这些诗稿是他二十多年，在世界各地所见所闻所思……是诗神在他心灵的自然作为。他说诗人不是政治家，但一定是思想家，否则，就没有了灵魂。最后，他鼓励说：序，大胆地写，写出你（们）年轻人的锐气！落笔是：紧紧握手——雁翼……

看了雁老一封封充满关爱，充满热情洋溢的书信，充满人生体味的话语，令人信心十足而义不容辞！我便十分虔诚地为雁老的诗集《爱的旗帜》写了那篇序《爱——诗的生命》。由于篇幅较长，附于诗集之后。

暑假期间，我回故乡小住。临来京之际，曾与我县“魏征研究会”主席——刘清月老师小叙，他说雁老今秋要回故乡看看！并说定，届时告知，回故乡与雁老相会。在国庆期间的八天长假里，十月三日是中秋节，我想，大概在这几天里就会有雁老的消息，几天来，我的心情一直处于憧憬与期待的激动之中。情不自禁地在电脑里打开雁老编剧的《十月风云》、《黄河少年》、《山城雪》等影片，看了一遍又一遍。脑海里变幻着与雁老相见于故乡时的各种激动人心的场面与场景。

我一天又一天地在无限憧憬与期待中等待着雁老的消息。岂料，有一天，施晗突然在电话里非常沉痛地告诉我说：“雁翼老师去世了！”这使我如同晴天霹雳一样震惊！我随即在网上一查，果然，《成都晚报》登载了雁老逝世的消息。

至此，我不由潸然泪下。打开《世界和平圣诗》：“爱的旗帜”便立刻映入我的眼帘：

诗微笑在爱的旗帜上
飘展在历史每一个角落
由于权欲的煽动，美丽的地球
在互相厮杀中挣扎着自救
血染泪浸的脚步，艰难地
追索人神共求的和平
宽容是一种智慧
友善是一种财富
信任是一种勇气